

紅詩抄述註

十五卷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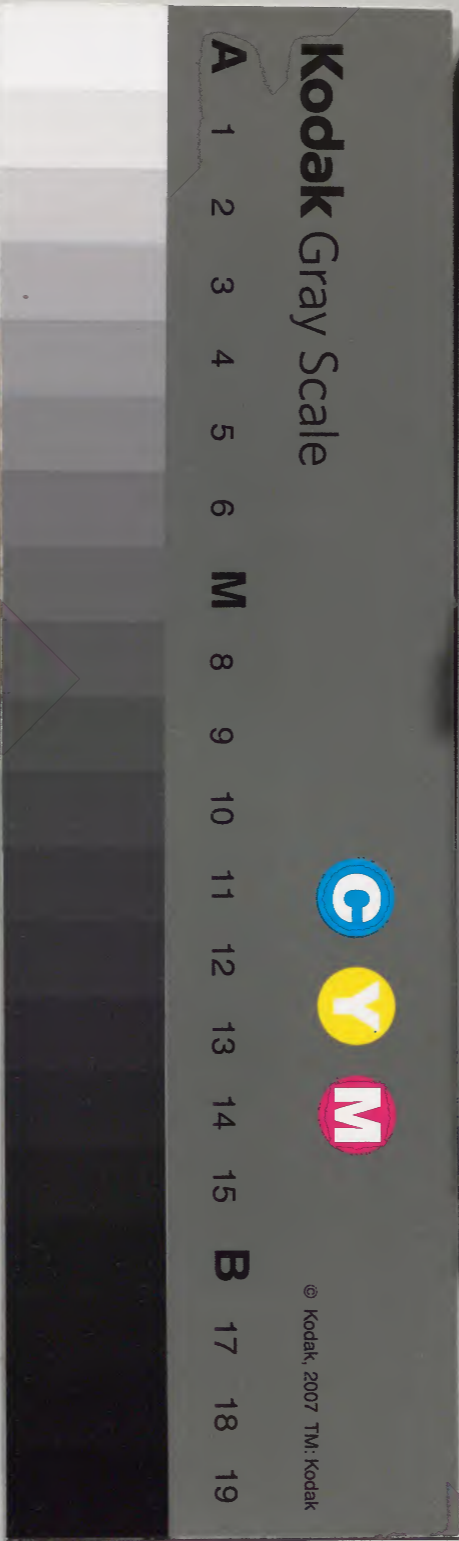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三八一五	九八	一六
		號	函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八一五	九八	一六
漢書		號	函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15
		冊數	16 (16)
		函號	312 180

共十六冊



肅
籍
館
印

非
藏
印

杜詩鈔述註卷十五

甫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排律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
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窄轉深啼徬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疊壁排霜劔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

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
擺盪盤渦沸歌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曜天衢
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
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
不有平川決馬知衆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
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沈綠綺殘月壞金樞
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
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轉盼拂宜都

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
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
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
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撲直乞江湖
濫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却區區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擾鶉首麗泥途
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茶未必免崎嶇
傳莊十八年巴人伐楚劉璋分三巴以夔為中巴
楚塞隅指白帝城謝靈運詩解纜乃流潮又入舟
陽已微不樂長吁公自傷流離也陰亮山行謂友
人曰空翠爽人肌膚大意謂空山青鬱佳氣也一
說空翠者垂空翠蔓也舟過曳人肌膚故云空翠
撲肌膚屈平亂山橫劍奔泉濺珠荊州記巫山有

神女峰寰宇記巴東有王昭君宅明怨惜指昭君
言失歡娛指神女言江賦盤渦谷轉海賦驚浪雷
奔張禹云迅雷烈風纏地脉易何天之衢亨傳鄭
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
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載鼈其尾
公自註鹿角狼頭二灘名陶秀行次豫章曰生涯
如臬兀臬兀不安貌史惠曰征塵蒙滿蕪草荷雨
露沾洗牽絲颺羽如絲也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

澄江靜如練海賦大明鑣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駭
逸於扶桑之津鑣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金西方
也月者金之精月有窟故言穴詩其菽維何維笋
及蒲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初篁苞綠籜陳藏器
本草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之海馬檣烏船
檣上刻為烏形也謝靈運詩仄徑既窈窕環洲亦
玲瓏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註陶鄉名郊外白牧
劉先主改夷陵為宜都今隸荊州南畿路入松滋

縣北望懷長安也劃以刀割物開豁之意也禮記
蟄虫昭蘇註蟄藏之虫初出如暗而得明死而更
生故曰昭蘇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王粲傳鼓洪
鑪以燎毛髮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
卜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阮籍每行至路
窮處慟哭而返王陵傳陳平謂勃曰面折廷諍臣
不如君張綱曰吾廷諍是非非欲作自己名目端
酬造化有補王室而益黎民公為拾遺時嘗論房

瑄有才不宜廢是謂廷諍以酬君王顧遇之恩灑
灑滄浪皆水名公以論房瑄忤旨出為華州司功
而流落江湖迫灑灑逾滄浪而無意於浮名得遂
其閒嬾矣梁張僧繇嘗於天皇寺柏堂圖盧舍那
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
像及後周滅二教惟天皇寺有宣父像遂為國庠
楚詞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
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狩崩於蒼梧之野謝朓

詩雲去蒼梧野湛盧越王劍名鮑照詩天子按劍
怒晉天文志昂為旄頭胡星也東井十六度至柳
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屬雍州此言廣德元年長
安陷也晉嵇紹在稠人中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
羣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灌夫
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
而已言遭喪亂甲卒有貴為節度將帥時書生亦

本詩金遠詩 卷十五 五
有在中者其道殊故有鶴駒之喻伊呂韓彭謂伊
尹呂望韓信彭越也嚴滄浪云太甲之義殆不可
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
從其類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時崔旰楊子琳之亂巴
蜀困于征役故云黎元病莊子茶然疲役而不知
所歸可不哀耶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宜都而止
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
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
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
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往者灾猶降蒼生喘未蘇
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
玉宸自舉鐵馬汗常趨
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
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昭陵唐太宗陵在醴泉縣九峻山庸主煬帝羣雄

李密之流唐儉傳公曰角龍顏姓協圖識初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獨言定都者蓋太宗得天下根本在先據關中故也魏文帝與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矣左傳文物以紀之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僊去後世名其地為鼎湖漢書宣帝賜霍光王衣梓宮漢武帝故事高皇殿中御衣白篋中出舞於殿上又平帝特哀

帝廟衣自在匣外詩言太宗乘隋之亂以定天下雖以天屬而尊高祖其實神功在太宗也是以天下英賢皆從之而起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及其繼明而為君也文物則多師古朝廷則半老儒直詞則不戮辱賢路則不崎嶇其盡君道如此而天變猶有未消民生猶有未遂則又勤恤以安天下之民生脩省以回天災於大造今也壯士幽人所以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也且廟中之玉衣自舉

木言金史言 卷十五 七
而出鐵馬常趨而汗此何時耶於是瞻松柏之虛
殿立塵沙之暝途追想太宗開國之日而流恨不
能自己也蓋公自賊中竄歸經此而作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易天造草昧註草亂也昧晦冥也書天之曆數在

爾躬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庾信
詩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書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不承哉武王烈陵山
陵也寢寢廟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京房飛候大
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
彩雲在松下如車蓋焉首句言太宗所由興次句
言太宗所由立此二句是一篇柱風塵一聯應首
句翼亮一聯應次句聖圖一句言創業之大三尺

木言金遠言 卷十一
劍一戎衣之成功也宗祀一句言垂統之遠貞文
德戰武威之餘蔭也陵寢二句總言昭陵再窺二
句却見重經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
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漢高帝紀上見宮室壯麗怒蕭何曰非壯麗不足

重威顏延年詩望幸傾五州甘泉賦配帝居之懸
圃考象太乙之威神地利以水陸之道言天文以
星辰言長安秦地在江陵之北故曰北照謝玄暉
詩風雲有鳥路江漢浪無梁周穆王駕八駿之乘
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註盛唐南郡也羊祜得聖
旨來分甲兵西北防秋左傳君行則居守景帝時
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
守蕭何曹參贊為一代宗臣師古曰為後世之所

本言金史言 卷一五
尊故曰宗臣此指郭子儀而言雲臺在河南洛陽
縣漢明帝之臺也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
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待決西江水
活汝鮒魚曰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幹
略可當方面任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意是時代
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
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影淚秦樹遠樓臺
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名千秋節宴百官於花
萼樓下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左傳鳳鳥氏曆
正也龍池興慶宮池卽玄宗龍潛舊宅東有舊井
忽湧為小池常有雲氣或黃龍見其中至景龍中

其池浸廣遂瀕洞為龍池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
灰墨問西域僧曰此天地劫灰之餘也舜二妃在
湘川思舜涕淚洒竹成斑謝玄暉銅雀詩總帷飄
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井幹
樓也長安舊為秦地故曰秦樹百官表中尉更名
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故以名官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
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沈烟漂泊未歸搔首嘆曰今

天下兵戈洶洶弟妹分散惟哀白首餘生恐授苑
無地耳首四句言自罷千秋聖節朝中久無燕會
壯觀已成塵埃故頻傷八月之來耳次四句言昔
年編生日於鳳曆慙劫灰於龍池今在湘川憶長
安之遠而涕淚未言羣臣竄逃而寶鏡難得金吾
離散而萬國皆迴衢樽不復重飲使我白首豈不
獨哀也哉

其二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
羅襪紅蕖豔金羈白雪毛舞階啣壽酒走索背秋毫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御氣含風二殿名玄宗謂高力士曰吾昨夜夢遊
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之音非人
間所聞也吾歸寫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力士
請名曰紫雲曲漢武帝時西王母以桃七枚獻帝
帝欲留其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

三千年一結子人壽幾何遂止洛神賦凌波微步
羅襪生塵又迫而察之欬美蕖出綠波曹子建詩
白馬飾金羈聯翩西北馳書舞千羽於兩階劉伶
啣杯漱醪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西京賦跳丸劍
之揮霍走上索而相逢索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
桂江湘水之源自桂州至潭故云詩言昔日千秋
聖節於御氣含風之殿大陳聲樂王母則獻仙桃
羅襪之美人則走索金羈之舞馬則銜杯他年聖

主榮貴如此而無邊心之勞今也不然故見桂江
之向北目送波濤而憶長安豈不重傷情哉

太歲日

楚岍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
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餘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大曆三年戊甲正月丙午朔初三日為太歲楚岍

夔州本楚地巫山縣名山在縣背附郭於夔竟何
人公自問之詞闔闔天門也天文志日有黃道紫
宸唐正殿名周之路寢漢之負宸饗萬國朝諸侯
之所也中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易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蜀先主傳取蜀城中金銀錢賜諸將士
漢班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張良傳君安得高
枕而臥也謝奉客居江表嘆曰門前梅柳幾回見
新花葉故人無音信何也此公久客夔州逢太歲

有感而作言行于楚岍今已將老坐見巫山亦復
經春病多猶是為客謀拙竟屬何人緬維在昔閭
闔而開黃道衣冠而拜紫宸親見榮光得沾賜予
今也鴛行斷絕虎穴相鄰傍西江而下蜀瞻北斗
以興思脫要津而居散地往往與天邊梅柳相見
而已歎其流落不得與朝列爾

傷春

日月還相闕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

大角躔兵氣勾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楚辭招蒐篇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故以傷春為題
晉天文志癸亥日鬪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
重大角星名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
賦兵躔紫微勾陳亦星名西都賦注勾陳六星去
北極六度半入壁宿王者法之主行宮也御道黃
道也唐書初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州父老不欲

駕出牽挽帝衣諸鎮畏中官程元振魚朝恩等纔
構莫肯奔命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史記呂望
東海上人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行年五十賣
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八十釣於渭濱九十身為
為帝師首四句言日月星辰之變引入元振熒惑
主聽必誅之則天下始定也次四句以天文喻乘
輿播遷而耆舊挽留之不可得也末言六軍奔潰
諸鎮畏讒憂時之莫可為計也又傷賢者多隱於

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也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春歸言歸當春時非謂春光之歸也謝安所居有
石一株安常倚杖相對吟嘯終日忘歸北齊謝洙
名之為玉笋峰莊子吾生也有涯涯水際也此公

春歸成都有感而賦也言苔徑荒落江竹猶存茅
簷淒涼落花盈砌別來既久而甲子屢更云歸之
日而適值春華遂復倚杖以看孤石傾壺以就淺
沙遠鷗浮水而靜輕燕受風而斜雖當世路多梗
自喜吾生有涯醒而復醉乘興歸家聊用自遣而
已

九日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滄源他時一咲後今日幾人存

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
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尊佳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
樊川在西安府長安縣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故
曰樊川公之父嘗為奉天令因家焉自號杜陵故
曰故里滄水名在長安城東巫峽在四川夔州公
流寓地也終南山名在長安城南與巫峽相去萬
里對國門亦指長安言沈休文詩賓至下塵榻憂
來命綠尊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大火心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六月也七月則
此星西流矣張景陽詩大火流坤維謝玄暉詩朔
風吹飛雨蕭蕭江上來既洒百常觀復集九成臺

張良願借前著為王籌之長者謀蓋自謙無長者
謀略也主將謂嚴武也侯霸為司徒嚴陵遺之書
曰君房位至鼎足舊丘指長安也鮑明遠詩去鄉
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
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黃河坼遙連滄海高
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鼃鼃力空瞻烏鵲毛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矢兩艘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賴倚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唐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開元二十九年七月
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時
公弟穎為臨邑主簿二儀天地也老子江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漢書考城令王渙謂

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韓信傳咫尺之書
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鼃鼃為橋梁淮南
子烏鵲填河成橋詩言水勢之大須假神靈以治
之而鼃鼃烏鵲之靈其實不可假也齊地在燕之
南吹畎畝皆在水中為風所吹也齊地紀云渤海
東有碣石徐關亦齊地徐關盡成水府碣石小如
秋毫則水之大也可知留孤樹言屋漂而樹獨存
也矢萬艘言萬艘直行如矢不復回旋取路也矢

一作失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
 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
 此詩首四句言苦雨黃河泛溢次八句言隄防之
 患簿領所憂及書至之事次八句言燕南濟上徐
 關碣石之泛溢應首節末四句則公寬其意也言
 我衰年無定殆同斯水之泛梗方思利涉以至蟠
 桃之地倚賴吾弟猶能有掣鰲之才則此水又何
 足患乎蓋公欲遠引而望其弟以治世之責也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檝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沾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鄉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戡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燕已知終何補叅卿事驩娛到薄躬
 孫楚長揖石苞曰天子使我叅卿軍事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
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
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閣樹浮秦
帝念深分閫軍需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
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內廉頗趙之良將屢破齊魏直詞指黯雄
略指頗引之以美嚴公也史記世家太公至國修

政因其俗簡其禮故五月而報政成周公曰政不
簡不易民不有近禮蛟龍為旂燕雀馴言嚴公德
及鳥獸燕雀且馴况於民乎此移風速之證也江
動蜀樹浮秦蜀言今寓之地秦言故鄉之思亦極
狀城上所望之遠也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漢書武帝
初筭緡錢供師之費緡以貫錢者謂計其緡數而
稅之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需

與筭緡者異矣史記霍去病傳武帝欲為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由此上益愛重之後漢書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明帝笑而不言晉書杜預開府荊州贈征南將軍闡相親期嚴公之功暗與預同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燕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烟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
檻峻背幽谷窓虛交茂林
鎔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
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公自註杜使君乃宗人也水流沙上曰瀨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近於參星也諸孫指杜使君言白河銀河也沉謂天將曙也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配極玄都閔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僊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天寶初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

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得
之乃置玄元廟于天寧坊仍詔天下建紫極宮廟
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居漢
書音義禁苑之籞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
來也周禮春官守祧注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
又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沈約詩鳴珠簾於
繡戶散芳塵於綺席擅約歌白日映雕梁近日月

言高大也老子生指李樹為姓而唐以為聖祖故
曰盤根大漢孝景皇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
武帝於猗蘭殿唐累世之盛故曰奕葉光大史公
不為老子作世家而置於列傳是遺舊史明皇親
註道德經是付今王也公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
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禮記天子龍袞又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日光曰景風箏謂掣
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也江淹詩玉柱揚清曲銀
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
漿甲周室者老子見周衰而遠去拱漢皇謂漢文
景皆崇尚黃老之術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首
十二句為一節言玄元皇帝廟之隆仙李四句見
老子為唐聖祖而道盛于今中十二句為一節言
道子畫五聖之妙翠柏四句述所見廟中之景末
四句為一節申贊老子之道晦於當時而顯於後
世公因欲用其道以自修也

謁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檐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

遲暮堪惟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
 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慘澹寥落之意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又君子以經綸三國志後主建興
 十二年丞相諸葛亮率大眾由斜谷出據五丈原
 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患糧不繼分兵屯田為久駐
 之計相對百餘日糧盡勢窮憂恚嘔血卒廟在夔
 州山中故云交鳥道廟前有雙大柏古峭如龍鱗

清溪豐溪也黃綏詩娟娟釣絲竹幾送清溪月謝
玄暉詩玉座猶寂莫况乃妾身輕葛稚川再到鄉
園云男女皆更換唯綠水青山不減舊耳耿弇登
禹光武功臣最親者也可堪是不堪也孔煒常下憂
國之淚此因謁先主廟有感於先主孔明之遇而
深致意焉首十二句叙蜀所以不能興復之故言
漢季昏亂羣雄乘之而起輔之者各有其人如魏
則有荀彧郭嘉之流吳則有張昭周瑜之輩惟其

力相侔故社稷遂分成鼎足之勢而先主志屈征
吳乃偃其興漢經綸賁恨而歿其身雖死尚留興
漢長策付中原之托於老臣孔明繼而孔明方畷
恢復而又復殞竟辜先主之志所以然者蓋以霸
氣歇於西南而雄畷屯於曆數耳不然則蜀都雖
小猶足以王其東過楚可以吞吳其西通秦可以
取魏豈不足以成混一之勢哉其無成者適惟漢
祚已訖使其君臣相繼而歿則先主孔明雖有興

復之志其如天意何哉舊俗至歲時新八句言其廟之所在雖年久荒落而夔人敬祀之心初不少怠則以其澤之在人之深是以沒世不忘也絕域至篇終十二句乃公之自感者也言我留滯遠方對此搖落之景既無以堪而况世亂未清歸期難必蹉跎歲暮情如之何因想當時先主之臣有如關張者功親耿鄧其孰與之並然而先主一得孔明遂情同魚水親並關張是其大有為之才蓋應

天不小矣世豈有知遇之主如此者哉今我年已遲暮則雖遇知己之君如先主者亦不堪帷幄之任矣飄零且事漁釣以終吾生焉夫用世之心則固已矣而憂世之志尚未終忘但常淚灑衣巾不容自巳耳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張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

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
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
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
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
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
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
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

按史至德二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
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
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之北澧水之
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奔潰癸卯大軍入京師
甲辰捷書至鳳翔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
遊鼎沸之中異苑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
悉被甲持槊從塹中出緣杙登竈蔣山道士以沸
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苑在

六中後漢第五倫擢謝夷吾為督郵使收烏程長
 按罪夷吾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遊魂假
 息非刑所加帳殿軍中以幄帟為殿玄冕卿大夫
 之服項籍傳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梁陳慶
 之所統之兵悉着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
 行人也羊腸坂在太行山天下之險也黃帝戰于
 涿鹿之野上常有雲氣古今註高宗有雉雊之祥
 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五丈原在長安

近地有謂在鳳翔者非關中八水一涇二渭三澇
 四灞五澤六滈七澧八滴也元帥廣平王儼司空
 郭子儀豹韜太公兵書漢蘇武持節使匈奴晉呂
 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花門謂回紇拓羯
 謂安西西域傳云安西募勇健者為拓羯猶言戰
 士也劍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公喜官兵
 大壓賊境將復京師而作首言胡虜之潛京縣猶
 鼎魚穴蟻之假息耳今大軍已臨賊境將欲何逃

耶次言天子駐蹕於鳳翔而雲橫雉尾高元帥統
兵至長安而路失羊腸險五原則空壁壘八水則
散風濤言賊將退敗也應官車擁賊壕今看天意
特貸爾之遊魂耳乞降尚詐皆不可也應鼎魚穴
蟻句次言元帥司空前軍左將皆忠臣義士故兵
氣威聲之可畏乃知天步之艱將盡時在之運再
逢故不遺毒螫而盡沃腥臊也次云睿相心丹墀近
言車駕將還京神行羽衛牢言與衛去聖元固且花

門拓羯感恩而來助順鋒先則衣染血騎突則劍
吹毛况爾羸俘何足執耶故喜動京師家家賣去
釵釧準擬壺漿於王師也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顧愷之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宋玉悲哉秋之為氣

也天高而氣清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
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廣德元年梓州作時安史亂平宋鉞曰近世兵戈

擾擾而高爵厚祿皆武官高牙大纛金紫煌煌駭
人耳目我輩頭白作冷局官復何益哉元興曰今
世事若此諸公宜潔正廉白不可學日前貪饕王
子敬曰萬民徭役宜科使平均自無怨謗行蓋刺
史皂蓋也張景陽曰近數佳士致身在於霄漢之
上詩言王室時方多難故高官皆任武臣今焉安
史亂既平岳牧皆用文士惟國家急于求賢而
路君正當拔擢且安史雖平吐蕃復寇故佩刀欲

成氣象行蓋咸冒風塵在在兵興而乾坤盡破生靈受困而府庫皆空方今衆寮正當精白一心均平庶政務效忠勤以匡王國顧瞻路君如在雲霄之上我今困辱泥塗亦有何言秋天搖落之時回首大江之濱無負吾情可也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

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啼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前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故名其處曰鼎湖此言肅宗晏駕也周禮縣治象之法於象魏故曰象闕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詩天

步艱難乃眷西顧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愁殺錦城言蜀人思戀嚴武之深也或謂悲肅宗與王帳句不相蒙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名丹爾雅藻之大者曰蘋隱白蘋公自謂隱於蜀也莫愛身勉嚴以致身之義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

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盃夷謠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至德二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楊益其贊行者往吐蕃當渡青海故曰海氣寒氛祲滿謂京師尚未收復也季珏云人世萬事惟別離最難絕域即吐蕃贊普吐蕃

君長名漢書楊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班超家貧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
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
沒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乃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桑生聞山鳥嘒嘒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
歸也漢節即蘇武牧羊事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
小拂廬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克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
鷗鷁乘時去驂騮顧主鳴艱難湏上策容易即前程
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
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
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
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罌罍朝共落榆楠夜同傾
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
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攬搶
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
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

元帥調新律前軍厭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秦州在長安西故曰西山郭英乂先為秦州都督
詔還加隴右節度使其父知運嘗節度隴右部曲
猶有存者故曰淒涼餘部曲今英乂又節度其地
故曰燁赫舊家聲漢光武時大將軍有五部部下
有曲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李陵生降頽其家聲
天水即秦州雪山在隴右山高雪積夏日不消左
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豕性貪婪無厭故

以比祿山也陳琳檄若駭鯨觸細網鯨魚之大者
此美英乂也初祿山之亂英乂為秦州都督隴右
採訪使賊使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勞之既而伏
兵發盡虜其衆唐都長安即周舊都也秦州屬鞏
昌府謂英乂在周秦之地曾觸駭祿山黨也中原
謂陝西河東山東等地皆為祿山所擾也文選上
條下黷餘孽謂慶緒輩也昭陽漢殿名笳胡所吹
者漢周亞父細柳營在長安白衣行謂王子更衣
以避亂也宸極帝星也虞翻別傳仰瞻宸極妖星
五行志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灾南史沈炯
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
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
盤遂出人間魏武帝遺令六尺牀張總帷此言賊
凌暴園陵也罌罌連闕曲閣以蔽鳥雀者椽木名
椽椽也一云屋角斜枋天攬天搶皆彗星之屬圭
竇穿牆為竇如圭窮士之居也記儒有葺門圭竇

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墨子楚
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蒯徹謂韓信曰酈生掉
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寧有詔止將軍乎信然之
乃襲破齊叔孫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共起朝儀
微班公自謂詩實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漢光
武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曰三獨坐漢宣帝置行刻漏賜十郡列
卿王粲以西京擾亂往荊州依劉表公借言欲依
英又劉機含情忍淚夜起薊門元帥廣平王俶也
時朝廷以俶為元帥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安
邊仍扈從期英又以安隴右之邊仍歸朝扈從天
子也此詩首十六句言英又以西北之將為隴右
節度使燕薊至同傾十六句極言胡虜亂華之慘
黯三月至攬搶即期英又以平寇圭竇至含情十
二句則公自述其送別英又之情廢邑至末八句
深說時艱勉以共濟而立功名也

數命御機成以共濟國之政也
 二曰曰公自亦與我限英之文辭致意已未公命
 課三日至對其限限之文已與我限英之文辭致意已未公命
 禮文對其限限至同山
 予出此而前其限限之文已與我限英之文辭致意已未公命

杜詩鈔述註卷十六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排律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
 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
 僊醴來浮蟻竒毛或賜鷹清關塵不染中使日相乘
 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
已忝歸曹植何如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
花月窮遊燕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凍玉壺冰
瓢飲唯三逕岩栖異一塍謬持蠡測海况挹酒如澠
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讓皇帝長子璉封汝陽王加特進漢官儀曰諸侯

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邯
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所知歎謂天人武帝謂劉
德爲千里駒師古曰其所言若駿馬可致千里莊
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若無憑不挾貴也曹子建浮蟻鼎沸酷烈馨
香隋文帝賜楊素白花角鷹會稽典錄丁寬門無
雜賓吳志朱然傳中使日食之物相望於道嬉遊
簡言其晚年喪親無心遊樂也玄宗於興慶宮置

樓題曰棣萼相輝讓皇帝薨葬于橋陵號為惠陵
誰敢問者語及其親則必哀痛故人不問之如
門人廢蓼莪之意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殷
仲文詩哲匠感蕭辰醇儒哲匠美其學業辭華之
善鸞聳鳳騫狀其書翰之工曹丘生謂季布曰楚
諺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
于梁楚間哉後漢杜密李膺名行相次是稱李杜
何如者公謙言不敢並也衛瓘稱樂廣若披雲霧
而覩青天荆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詩炯然清
冰出萬壑置之迎風寒露之玉盤鮑明遠詩清如
玉壺冰許由山巖中栖止一塋稻畦中一片塋也
東方朔論以蠡測海蠡蚌屬左傳有酒如澗澗齊
國水名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並道術
篇名謝靈運詩躡步凌丹梯漢淮南王好道愛士
招致賓客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
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公之徒

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鴻烈解晉隱士孫登好
讀易撫一絃琴稽康從之游問皆不言三年將別
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今
之世矣稽康幽憤詩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此詩特
進至驕矜二十四句頌汝陽王已忝至篇終則公
自叙蒙王之眷也首二句言其位以德居霜蹄一
聯言其才之踈爽服禮一聯言其德之密塞聖情
以下四句言其主眷之隆晚節四句言其孝友之
篤學業四句言其學藝之美精理四句言其好士
之至已忝至壺冰十二句備述汝陽眷已之厚瓢
飲四句言已以寒士而承王之眷鴻寶四句言汝
陽好道術而已亦可登於道也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
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獸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
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翰自隴

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
西平郡王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宣帝甘露二年
思股肱之美圖畫霍光等十一人於其上漢高帝
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第一吳張昭曰人主能駕馭
英雄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即三公之亞劉牢之爲
先鋒百戰百勝鄂千秋曰曹參有野戰略地之功
兩隅謂突厥吐蕃也隋西域傳青海近吐蕃渾城
胡人每起兵則傳箭時翰築城青海吐蕃不敢近

故無傳箭天山即祁連山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
天山宋玉大言賦彎弓挂扶桑無傳箭早挂弓即
畧地兩隅空也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水出金
城曰湟蓋黃河之西一名都樂水吐蕃本西羗屬
散處河湟江岷間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收復之也
低秦樹繞漢宮蓋言日月至高也以其功比之則
日月反若秦樹之低乾坤至大也以其功比之則

乾坤止繞漢宮之小此甚言其恢復之功大也
逐北言翰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逐而敗北也又從
東漢伐大宛國得天馬乃作天馬歌大宛在東海
此亦言翰能振威武服蠻夷故宛馬復東來貢也
此一聯又申言兩隅之空也受命一聯言翰屢節
鎮邊郡收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甚盛也左傳懿
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余安能戰史文王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熊非羆非虎非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此一聯言上之恩寵未嘗及於清華無功之士而所任用者乃在太公鷹揚之流也分茅胙土封建諸侯者也漢高祖封功臣誓云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此一聯言翰以功進封西平王也策行句貴謀賤戰也契合句君臣相悅也灌夫致功名於青冥之上五侯門戶檠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豪英氣槩之中誰

敢反目此聯極言其榮幸之極也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白頭翁公自謂也相如題昇仙橋不乘馬車不復過此橋一說用馬援銅柱事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梁元帝詩既看春草歇主父偃云日暮途窮稽康書若道盡途窮則已耳晉孫楚恃才凌傲嘗爲石苞參軍長揖苞云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志呂蒙隨姊夫鄭當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袁雄言於孫策引置左右曰留曰識見翰

有容士之度知人之明故以二子爲况也崆峒隴
右山名宋玉大言長劔耿介倚天外珠履以下公
述已老未用世欲依翰幕以就功名

上常左相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
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常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滄海闊無津

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
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
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爲君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常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拜左相此詩乃初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所上左相追書也左傳郟子

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史記黃帝名軒轅天
 子即位曰龍飛漢王吉疏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
 之域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成帝時西羌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
 像而頌之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
 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此謂
 見素之父也戰國策按圖索驥曹植獻文帝馬表

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駢一匹形法應圖此言見
 素以才見用也常賢授昭帝詩後為漢相范曄字
 叔入秦為丞相輔成秦業盛業應范傳經應常豫
 章巨木以言其負大材滄海以言其有大度李固
 傳尚書猶天之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
 為君之喉舌東方朔為縉紳領袖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見素為相率百官故云領袖先為史
 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鑑漢鄭崇哀帝

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
書履聲見素嘗爲兵部尚書故以鄭公比之曹植
曰王仲宣獨步於漢南左傳晉文公答楚子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魏志管輅字公明明易數天寶
十五載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
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
應在刑昴星金忌火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
祿山死日月皆不差故以管輅比之前漢陳遵字
孟公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吳志周瑜云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豈是以下四句贊見素有是抱負故有是勲業非
偶然也司馬相如有消渴病子夏曰吾離羣索居
久矣列子有神巫季咸知人死生禍福莊子孔子
逐於魯不容身於天下才傑至篇終則公自述其
窮以冀見素之用已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三十韻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事可傷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
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

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
彭門劍閣外虢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笈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鬻亡
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祆氛靜論文暫裹糧
公自註時患瘧病彭州在蜀高適由太子詹事出
刺彭州虢州在晉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晉
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爲詩絕無佳句人謂才盡潘
安仁有秋興賦沈鮑沈約鮑照也沈佺期祭文思
含飛動才冠卿雲富駱富嘉謩駱賓王盧王盧照
鄰王勃前賢即富駱盧王諸侯謂適也庾亮書別
駕任居刺史之半謂參也俗言辟瘧鬼必於幽隙
之地不爾即易容貌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摧
曳不自禁持邊疆謂旅於秦州後漢龐德公居峴
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竟隱鹿門山不返嵇康游山觀魚鳥而心甚樂
之草白雲黃狀荊州蕭條之景荆玉巴笈烏麻丹
橘皆言彭虢之地所產清新否指高岑吟詩也對
屬忙指高岑御屬吏也一說對屬即吟詩也後漢
岑彭惡所營曰彭亡欲徙之今云寧改漢謂不改

於漢也指高言虢本晉地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指岑言宜公等言高岑
亦士常公自謂也黃帝殺蚩尤胡羯安史也首六
句言故人遠別而寂寞已則窮處而淒涼雖爲時
棄獨詞客未忘以爲高岑張本海內至使將十四
句承詞客而言遂美高岑之作高妙可並古人而
且貴顯却恨其不得相會以應起句故人何寂寞
男兒至片片黃二十句則述已之羈旅病瘡之苦
以應起句今我獨淒涼彭門至歸唐十二句承似
爾身仍達而言高岑居官彭虢二地之樂濟世至
末六句言二子之達雖足濟世我之窮亦士之常
惟欲待天下之清相就論文則故人不知寥寞而
我之淒涼亦不足言矣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

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

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
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
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咲符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
陰散陳倉北晴薰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
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貔虎閑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
內^豔繫於纈宮莎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在滿懷牋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
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
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
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
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爲年
典郡終微妙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隴外翻投跡漁陽復控弦咲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
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邐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房瑄事貶巴州刺史
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飛鳥之道
耳乾坤正言收復兩京也雨露偏言賈嚴二公被
謫不得均霑恩澤也賈誼洛陽才子爲長沙王太
傅嚴子陵與光武共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引此
同姓二事以見二公不得近君也天子行幸所止
曰行殿詩憂心殷殷二句公追言昔自賊中而赴

鳳翔也強胡夫滅故愁李廣奉使未還故待張騫
仗天子出入之儀仗此言行宮草創不復如昔日
之嚴整也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有戈船樓
船百艘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莊子趙文王
好劍士門下客三千餘人春秋時秦晉連姻又爲
敵國前漢志昂爲旄頭胡星也此指安史而言漢
董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
等爲刺史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秦符堅

遠衆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卑符融諫之不聽後
爲鮮卑所亡小儒有識公自謂也董卓符堅指安
史而言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亡化爲
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江淹詩精衛銜木
石誰能測幽微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
天神與之博令人代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引此以言安史之不
知量也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二而衰三而竭陳

倉地名在長安縣北太白山亦在長安縣漢書死
人如亂麻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晉杜預曰今兵威
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八川一涇
二渭三澹四灞五澤六滹七澧八滸王師下八川
謂長安收復矣漢光武紀論氣佳哉鬱鬱葱葱書
尚桓桓如虎如貔執夷也豹屬麒麟仁獸以言
御馬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按代宗
嘗賜郭子儀五花虬馬并紫玉鞭轡淮南子云乘

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王隱晉書宣
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二白鶴飛至廐化為
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江淹詩碧樹露阡
阡生煙紛漠漠顏延年詩空城凝寒雲九辨章涕
潺湲兮下霑軼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
焚權移神主於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肅宗
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漢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
漢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

宅詩秉國之鈞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鍛漢元帝疾史丹直入臥內
頓首伏青蒲上以諫公嘗諫房瑄事故以爲比左
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伏生年九十餘
以書教于齊魯公本傳云公嘗入太學受業有雅
才以其入學之故故云諸生老伏虔謝靈運詩楚
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詩姜兮菲兮成是貝錦引
此以喻當時謗二公之讒人也鮑照詩直如朱絲

繩嘆二公無知音而戒之也浦鷗比二公霜鷗比
讒人鷗不空拳期於必中戒之之至也晉職官志
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
故安排莊子爲漆園吏楚莊聘之欲以爲相謂使
者曰亟去毋汙我故曰傲吏郭景純詩漆園有傲
吏陶淵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老子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漢高祖紀送徒縱之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復控弦言漁陽內地安慶緒之兵

反熾也必騰騫謂升騰飛揚也言二公不久必見擢也首八句爲第一節惜賈嚴二公謫官巴岳已收復兩京不得霑雨露而近君昨趨八句爲第二節追思昔赴行在望得討胡奉使者以復昇平而未可得画角十二句爲第三節言其預料安史作亂必亡而萬方助順果成破竹之勢法駕十八句爲第四節言收復兩京哭廟朝正之事及寫昇平景象恩榮十句爲第五節言昔同在兩省深望賈嚴之秉鈞豈期降謫禁掖十二句爲第六節言向時朋從已改而性命尚全舊好新愁望棧竹湖蓮懷思之不能已也賈筆十六句爲第七節戒其勿以文章招禍且將棊酒度時爲傲吏歸田之比去矣至末爲第八節言吾道之窮流落秦隴親故凋稀盜賊充斥且多病迍邐而有望於二公之奮發終必大用於時也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雨洗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蜚隨沉梗別燕赴秋菰
棲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响沫浩蕩報恩珠
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時公移居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鄭審爲江
陵少尹晉稽康土木形骸不事雕飾送老儒即斷

送之送也晉阮籍行至窮途而泣蜚似蟬而小青
赤色郭林宗云如寒蟬隨泛梗固亦難安菰彫菰
也即今之茭白李充詩別燕背人去雙起秋雕菰
漢諸葛孔明高臥于南陽漢刑法志滿堂飲酒一
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爲之不樂莊子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潘岳關中記漢武帝
游昆明池見魚銜鈎取鈎放之魚銜珠以報謝靈
運詩溟漲無端倪漢書陳蕃爲豫章太守設一榻

以待徐孺子去則懸之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
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公聞之命後車
載歸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以獻楚厲王武王
並以為詐刖左右足文王即位乃抱璞哭於荆山
之下剖而得玉焉漢書鄭莊置驛馬請謝賓客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
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
將期一諾重歛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庾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莊子舉
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木玄虛海賦群仙縹緲鮑
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莊子魯君使人以幣
求顏闔闔曰恐聽者謬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後漢禰衡恃才傲物曹操怒

之送與劉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故送衡與之竟為祖所殺此公有望於諫議一諾
之重而作也首言諫官亦達矣而詩義乃早知名
蓋語有詩能窮人之說故云然次六句皆言其詩
義之精次六句公自述其浮生多病旅次失所耻
年歲之日增末言朝廷本有求賢之意但為諸當
國者忌才而不用故期一諾之重以免窮途之哭
使我寸心之傾倒也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
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
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
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隋虞世基虞世南並著芳名煬帝大業中世南授
秘書郎為唐太宗所取稱述者預十八學士之選

丹青画工傳神所施顏色言司馬儀容甚類其祖也龐統要識家聲先看器宇寬卑淒涼言少也欲得其書翰為甚難也江摠賦辭源浩蕩學海淵深金天即秋天王子猷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董仲舒有玉璽繁露劉公幹詩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翟公題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別賦月上軒而飛光南史沈約見王筠文咨嗟而嘆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杜公言此亦欲以書籍與虞柰故園為青山所障隔耳

寄李白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梁求未足蕙苾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見白文章嘆曰子謫仙人也
蒼頡作字鬼神夜哭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

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白外傳云
白作樂章賜錦袍按公傳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又與白遊東山楊雄家貧
嗜酒梁王不悅遊於兔園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
後漢禰衡孔融上疏荐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
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莊子子貢往見原憲曰嘻先
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
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廣絕交論分鷄鶩之

稻梁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
 大貝此以喻白之被譖也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
 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也書註三危西裔
 五嶺三危與夜郎隣境也賈誼為長沙王傅不得
 志有鵬鳥入舍誼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
 自廣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
 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即商山四皓中之夏黃
 公也穆生見楚王戊不設醴即辭去鄒陽見怒於

梁孝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之不從
 求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而施之以
 正法誰將此義為一陳之也恩波隔言如白之才
 器當蒙上知而恩波反為隔絕故欲乘槎上天一
 問之時太白流夜郎公寄此詩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

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駉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
車輪徒已斲堂構肯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
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
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兩都開幕府萬寓挿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音書恨烏鵲號怒恠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

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騷人屈宋輩漢道蘇李輩江左鮑謝諸人鄴中曹
劉羣公駉驥麒麟一聯謂父子相繼者輪扁告齊
桓公曰臣之斲輪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書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後漢王符隱居著
書號潛夫論曹娥碑陰有黃絹幼婦外孫壅白八
字文賦詩緣情而綺靡左太冲詩巢林棲一枝可

爲達士模張華傳劍之精上徹於天周瑜蛟龍得
雲雨恐非池中物殘銅柱南夷不靜也避月支吐
蕃猖獗也白閣山皇子陂皆在關中公故鄉山水
也此公自歎少業文章苦無大略今焉漂泊於戎
馬之間而作首四句言文章事作者之垂名各有
所長其得其失我心固知之矣生下一段次四句
言屈宋已遠惟漢世文章之盛而未流綺麗不足
觀也應文章事知得失次言歷代文章各立規制

其來已久而我早歲用心於此亦已勞矣故懷江
左之文逸而病鄴中之文竒應得失至綺麗爲等
句次言文章作者父子相繼我徒能得手應心而
不能喻之於子故有漫作虛傳之嘆緣情自遣抱
病屢遷可哀也已此一節結上生下次自嘆無經
濟之策惟假一枝而棲於戎馬間傍蜂蠆繞蛟螭
應抱疾屢遷移次乃慨唐虞雍熙之已遠傷楚漢
鬪爭之常有時兼盜賊四海不寧故恨音書之乖

隔恠能罷之怒號應經濟慚長策末言治農以分
詩興學樵以習土宜懷故山而賦別離不敢要佳
句也應緣情惟漂蕩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障插雕梁
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虛點綴沙草得微茫
嶺鴈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葢亂拂黛石蘿長
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

續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書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玄圃僊境洞庭楚地晉謝
安官太傅初臥東山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

渝

哭李尚書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回憶戴船
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滄泫然
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塊昭立遠歸魂素滻偏
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李尚書之芳也唐宗室劉公榦詩余嬰沉痾疾竄
身清漳邊田橫挽歌有薤露蒿里挂劍季札事迴
船王子猷事世言顏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管輅
三國魏人漢張騫奉使西域之芳嘗使吐蕃被留
二年故以爲此復塊即復土也昭立楚地素滻長
安水名尚書君之喉舌也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

五言絕句

復愁四首

釣艇收緝盡昏鴉接翅歸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緝初學扇上弦時不成衣言
細也釣者歸舟昏鴉歸林皆得所之樂月初學扇
雲不蔽月是光明之象公所處不然故感而興愁

其二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防寇時吐蕃寇邠靈京師尚戒嚴也故園指長安
 大都言今甚於昔耳自是悲宛楊震故園今復如
 何

其三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君荒臣佞雖入蜀不悛公故嘆之

其四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華如今九日到自覺酒須賒
 彭澤處亂世藉酒自遣故貧不廢飲公以自况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春日所照景物佳麗燕舞鷗眠悠然自得亦隨寓
 而安之意

其二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江之碧矣而見鳥之逾白山之青矣而見花之欲
然蜀中今春烟景又過何日得歸長安也此撫景
傷情之詞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唐李綽歲時記三月三日上巳賜宴羣臣於曲江
傾都人物於江頭襍飲踏青草踏青回首旌旗繞
城鼓角悲咽擾攘如此寧不動故鄉之思

絕句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宋選送弟入洛凝佇久之曰帆過南浦清風明月
宿水濱誰家石在江中月映江水流動如月移石
然溪靜故能生雲二句皆草堂所見之景棲鳥猶
知故道與泊舟未定誰家自傷飄蕩未有歸期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廟在夔州府八陣臺下漢晉春秋諸葛亮家於南陽時人謂之臥龍意在猶聞二字見侯死不忘君千古如聆遺恨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八行相去二丈峽水傾湧迄今不動八陣者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東坡志林嘗夢見人云是杜

子美謂僕曰世多誤會余八陣圖詩謂恨不吞吳非也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耳此理甚長

歸雁

春來萬里客亂定幾時歸腸斷江城雁高高向北飛時值喪亂羈旅南土見雁北飛傷已未有歸期曾雁之不若也故賦此以自遣

七言絕句

漫興二首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
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懶慢公自謂也懶慢不堪世用故不出村且呼兒
閉門者自樂林中之靜以遣野外之昏耳自樂而
付昏世於度外豈其本情

其二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

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破盡也萬齊融詩亦云計程頻破月蟋蟀詩曰職
思其外阪有隰解其憂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且以求日下二句正此意

解悶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
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秦時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

懷故鄉鄭瓜州公自註鄭秘監審因瓜憶鄭審為
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詩人風流跌宕之態

江畔獨步尋花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
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也公方走覓共飲而彼已
出飲經旬家獨餘空床耳其高致如此

少年行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瀉人
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暄曰莫笑此
老瓦盆多見興廢矣客無語庾信報趙王賜酒詩
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竹根飲器也一說謂醉
臥竹林中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

木言金言
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潘河陽過婦女指曰誰家白面郎床胡床之類也
南史袁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及階下馬即據
胡床不通姓名便欲嘗酒其麤豪體態真少年哉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花敬定鎮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公作此詩諷之按
公又有贈花卿歌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
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二詩皆風人興刺此詩
箴僭逼之非長歌譏跋扈之過曰能得曰何不轉
語婉詞誦詩者當言外求之

重贈鄭鍊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
日裘馬誰為感激人

前有贈別鄭鍊赴襄陽詩此又重贈之羈離公為

羈旅於蜀而與鄭子別離也

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
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九歌嫋嫋兮秋風高抱朴子軍在太乙玉帳之中
不可攻也滴博嶺在維州蓬婆山在柘州遠在雪
山之外此因嚴鄭公破吐蕃有軍城早秋一首故
和之秋風拂動高旌大將分弓射退虜營既收滴

博遂奪蓬婆破竹之勢殄滅吐蕃在于指日公之
頌禱如此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湖水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
鬢遮莫隣雞下五更

阮孚居汶上稽述往別飲至夜分而散明日述下
馬叩門曰殘尊可携乎遮莫猶言儘教盖唐人俚
語故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

之說髮如鶴老徵也老至交情更親故不惜來夜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
色淡掃娥眉朝至尊

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虢國承恩出入宮掖
楊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艷態此詩直
述其事刺在言外猶借老之刺宣姜也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
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天寶中明皇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時
有馬遷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龜年特承
顧遇於東都起大第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後流落
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
掩泣罷酒按史岐王範睿宗子以開元十四年薨
此是嗣岐王珣也公自註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

未言金言 卷一
書令湜之弟公逢李龜年不無傷往之感言岐王
宅裡昔常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歌此時蒙恩何
如今值江南美景逢君流落如此豈不悲富貴之
無常嘆玄宗之長逝乎

官池春雁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
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官池在成都府漢州城西房琯所鑿紫塞在 today
原府代州雁門關下雁門地寒故春尚有霜時公
久客於蜀於官池見雁感興而作言青春將盡而
雁急欲歸故不復論紫塞之尚寒然既展翅入雲
則自可刻期而至當不遠矣但須防繒繳之加無
以急歸之故而踈防患也以比已之欲歸又恐變
故無常耳

杜詩鈔述註卷十六終

扁所謂子載而後且莫遇之
 矣吳後位牧荆衡念少陵源
 寓茲提寄詠不乏而篇帙乘
 傳當貽叢書以誦余職杜守
 土紀乘湮沒揚扃之謂何於
 是委羸奉板以業於竟而會

言羸歸過延津則君成帙十
 以六示吳門人鄧應奎應奎
 從師杜成均鹵曹日與二三
 兄弟微穢師顧余當餘業
 雉為子時業不卻已是從吏
 以而心知鄧生君固微穢

本言鈔述言 後序
之時生竊觀師所為訛時漢
時魏晉時而善吳於唐時而
盛而初乘弗肖類而神情之
而胡津二少陵為古今故少
陵春夢家吳行世乘和真伯
生曰伯生故少陵春也此合

俞互福致命俞遠余二十讀之
數歎之而數曰語人十人然
乎一人何能疑耳幽今得師
所鈔註則曰少陵故少陵春
乎言杜竟即放竟而此物不
微之而房出也言杜物即相

士詩少卷五

後序

三

物而徵善不廣之而因譬之
意可衆見不必俛而傳之畜
杜顛指不必濁而引之舉少
陵所為忠君羸國之累時扶
吳鈔而露吳倪不必語二而
求合時而片詞有會則羣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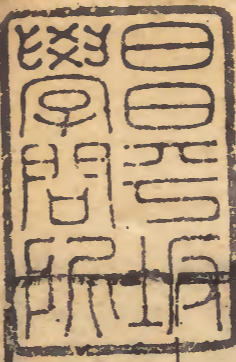
盡捐亦不必前人之已解而
九京可佐少陵且當為師首
肯幸有忠臣矣惟吳有之是
曰伯之吾師乎吾師乎奎不
肖辱杜門墻竊深顧非能窺
佐者以藩遂曰伯生并疑少

本言金史言

後序

四

陵者幾十年餘讀師鈔註
霍然汗下蓋師常召不二
門開示鈔相奎自今益幸
受持云



門人昭易鄧應奎謹識

